

下一個我就想簡單的跟大家說說我送往生這件事。我不知為什麼要跟你們說，說完以後你們自己琢磨我為什麼要說。那是二〇〇三年，小于給我刻了這個光碟以後，也就是這個因緣，很多佛友認識我了。八月三號那天，就是二〇〇三年的八月三號，我接到一個電話，一接電話對方就說，她說劉姐妳不認識我，我看過妳的光碟，我是一個居士，我姓宋。說說她就哭開了，我不知道她為什麼哭，我不認識她。我說妳怎麼哭了？妳有啥事告訴我，我能幫妳什麼忙？她說劉姐，不知為什麼，我怎麼一接妳電話我全身放電，身不由己我就哭了。我就笑了，我說妳怎麼還放電？我說妳別哭妳別哭，妳有啥事？她說劉姐，有兩個佛友得了重病，都是肝癌晚期。一個男的、一個女的，其中就包括我剛才說的肝癌四年沒疼、沒治過的這個。她說妳能不能見見他們？我說能。我說現在不行，現在我感冒，鼻涕、眼淚的，現在這形象不好，我說等過兩天我形象好了我就去見他們。

八月六號我和這宋居士約會，我說妳在車站接我。我攔家坐八十二路車到顧鄉的康安路車站，她在那接我，我倆直接就去看的這個佛友，這個女的。男的佛友當時上上海治病去了，這不就見著這個女的嗎？叫張榮珍。我見到她的時候，本來第一面，也不認識人家，當時她丈夫在場，我就問了一句什麼話？我說妳能不能放得下？實際我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？就是妳怕不怕死，我只不過是沒問妳怕不怕死，我說妳能不能放得下？完了她馬上就說，她說劉姐我能放得下，我不怕死，我現在一心求生西方極樂世界。這個時候我不知道她沒念過佛，她說的你看多透徹。後來等她往生以後她丈夫才

跟我說，他說那天妳倆的對話我都没聽懂，她說啥呀？我說她說往生極樂世界。他說她也不會，她也不會說這話，她咋學的？這不就是第一次見面，這是八月六號。

八月九號宋居士給我來電話，她說劉姐，我那張姐有個要求。我說啥要求？她希望妳來陪她念佛。我說那我就去陪她念佛。所以從那天，八月十號開始我就上班了，早上八點多鐘從我家坐車上顧鄉，晚上四、五點鐘下班回家。我老伴問我，妳都退休了，妳咋又上班了，誰招聘妳了？我說我佛友把我招聘去了。就這樣我就陪她去念佛，中間又有別的佛友有事，我就臨時去處理。我一共就是陪她念佛，大概到她往生也就十多天時間，就中間斷斷續續的。這不是八月十號開始嗎？八月十五號那天，我不是早上起來拜佛嗎？十五號那天我就像往常一樣，讀完經以後我就拜佛，完了就，我就叫它信息，因為我不知道取個啥名好，就那種感覺，說張榮珍還有半個月往生。我當時四處看看，人家都睡覺，姑娘和老伴都各有各屋，我自己一個屋，我看看這屋也沒誰，我掐掐我自己胳膊，疼，我尋思這不是作夢。張榮珍還有半個月往生，我一算就應該是九月一號，你看八月十五號，半個月那不就九月一號前後。

不知咋事，但是我警告我自己，這話上人家念佛的時候可不能跟人家說，人家丈夫、兒子都不信佛，妳說人家往生，那人家咋理解？要按我性格比較真爽，我去肯定得說，這回我告訴自己不能說，我就沒說。就這樣過了十二天，這不還有三天嗎？還有三天，我就琢磨說不說點？不說是一點準備沒有，說了人家能不能理解？畢竟跟她丈夫、兒子相處了十來天，稍微有點熟悉了，所以那天臨回家之前我就跟她丈夫說，我說常慶，有句話我不知該說不該說。常慶說劉姐，啥話妳說。我說榮珍還有三天往生，冒出來了。完了常慶問我，啥叫往生？這往生你說我咋解釋？尋思尋思沒尋思出來名

詞，我說老百姓的話說就死了，還是照本實話。完了常慶就說，劉姐不能吧，他說妳看她現在這麼精神，說話嘎巴嘎巴的，大眼睛滴裡咕嚕轉，能死人嗎？我說那我不知道。他說劉姐妳咋知道的？我說八月十五號那天，我拜佛的時候我不知道誰告訴我的。完了他說不能吧。這事也就過去了。

等八月三十一號那天，半夜兩點多，宋居士給我來電話，說劉姐妳快打車過來，我張姐是不是要走！我就趕快起來，把我老伴也叫起來，我說咱倆趕快上顧鄉。完了我倆就上顧鄉，到她那的時候是將近四點半，我一看，和正常一樣。完了一看我一笑：劉姐來了，半夜把妳折騰來了。我說沒事，我說妳咋的了？完了常慶說，兩點多鐘扶她上廁所，一下子就休克了。後來小宋告訴她兒子，說我和你劉姨不在，如果你媽要不好，你千萬念阿彌陀佛。這孩子他雖然不信佛，他記住這句話了，把他媽和他爸扶到床上以後，他就跪在他媽床前念阿彌陀佛，給他媽念過來了。念過來以後，等我去不一切恢復正常了嗎？沒啥事了，我就接著拜佛。她家小宋拿了個三聖像擱著，她家也跟我家那房子一樣是西屋東屋，就擱西窗屋這立著，我就一邊拜佛一邊磕頭一邊唱佛號，就那種感覺一瞬間又出來了，「午時三刻西方三聖前來接引」。完了我就又瞅瞅，它那有一個小茶几，這面一個單人沙發，這面一個單人沙發，這面坐著我老伴，那面坐著他老伴，我瞅瞅他倆，只有我知道，他倆也不知道，小宋我倆拜佛。這時候我就整這麼大一個小長紙條，我就把這原話寫上了，寫上我就壓在那果盤底下。我當時是怎麼想的？我想，如果真是這麼回事，這個紙條是個見證，這不是我現寫的；如果不是這麼回事，那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，那就拉倒。

寫完了我就壓在底下，壓在底下我就扒著小宋的耳朵悄悄的說，把這句話告訴她。小宋瞅瞅我，就這麼點點頭。現在我都不知道

她點頭是啥意思，她是聽懂了還是她明白，我不知道。完了我說午時三刻是啥時候？小宋說午時三刻是十二點四十五分。他沒說哪天的午時三刻，就是說午時三刻西方三聖前來接引。這時候我就跟小宋說，我說那樣小宋，十二點以前咱倆把海青服穿上。小宋又說找幾個老居士來念佛，我說隨妳，送往生這方面我不懂，妳怎麼安排怎麼是。我說如果真是往生了，穿海青服莊重一些；如果沒往生，穿海青服念佛也沒啥毛病。完了她請了幾個老居士來念佛，到十二點以前我倆把海青服就穿上了。平時我倆就穿一般的衣服，我就穿這樣的衣服，這是我的傳統服裝，不知道撿誰的，穿了多少年我也不知道。完了穿上了，這些老居士就毛了，就互相用眼神問，後來乾脆就用話問了，她倆咋把衣服穿上了，是不是有啥事要發生？我倆聽了就像沒聽著一樣，因為只有我倆知道，包括張榮珍的丈夫、兒子，誰都不知道這個話。就是念佛，我說大家就念佛，穿海青服念佛不更嚴肅、更莊重一些嗎？完了大家就念佛，這時候是十二點。

到十二點十五的時候就拉開警笛了，我記得就文化大革命鑽防空洞的時候有這個聲，後來這麼多年沒有這聲，拉了三聲。大家又互相你看我、我看你，啥聲？我一看錶，十二點十五。我心裡想，沒到點咋拉上了？這是我心裡的活動。那就接著念，大概又念一會，這回拉的聲還是三聲，比原來要長得多得多，就震得她家那玻璃都嘩啦嘩啦響。我一看牆上的錶，四十五分鐘，一分不差。這時候我看看張榮珍，她不是擱床上躺著嗎？我就看著她，小宋也看我也看，只有我倆知道這個事，同時去看她什麼表情。我看她就這麼抹搭三下眼皮，慢慢的張合三下，一瞬間我就感覺走了，但是你用眼睛看她還喘氣，就是用白話說她沒死，我的感覺是她走了。這話你不能跟任何人說，還有老居士念佛，我也沒時間跟小宋交流，就她

瞅我、我瞅她。後來我倆過事以後交流，我說小宋妳瞅我啥意思？小宋瞅我，她說劉姐，我瞅妳我就問妳，十二點四十五到了，她咋沒往生？但是沒法用語言來表達，只能她瞅我、我瞅她，實際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但是我感覺她走了。

正在這時候，她兒子擱廳裡就這麼擺手叫我，說劉姨妳來，我有話跟妳說。我就出去了，出去了，她那孩子叫大軍，他說劉姨，我媽走了。就這句話說得我目瞪口呆，他咋知道？他咋感覺和我一樣？因為他在外面，我在屋裡，我們沒有什麼交流，他也不知道這個事。我說大軍你說，你怎麼說你媽走了？因為這孩子他不信佛，他不懂。他說劉姨，剛才你們念佛的時候我就在廳裡，我想給我媽磕頭，我這麼一磕頭，好像這額頭還沒著地，他說就那三人，就指著窗台上那三聖像，他不認識，他說就那三人，在我家窗戶上無限高大，閃閃發光。他說中間那個人胸前不知戴個啥玩意，就這麼放光，他告訴我。我說你接著說，還咋的？他說一會中間那個倏一下變個小的，個矮了。我說接著說。他說兩邊那個也一瞬間就變成和中間那個人一邊高了，他們仨又一邊高了。然後我媽在床上這麼躺著，他們三個就在我媽的上方，腳底下還都踩著花，那孩子告訴我，腳底下踩著花。但是劉姨，為什麼多出一朵花？我說多出那花什麼樣兒？他說多出那花是茄子花顏色的，可漂亮了。他說我就想，你們仨腳底下都踩著了，那個多的給誰？我就這麼一想的一瞬間，我媽從那床上一下子就站在那朵花上了，一瞬間他們四個就從窗戶那邊走了，沒有了，所以劉姨我說我媽走了。你說如果這孩子要信佛，他懂，他看過書，我可能想他是不是一種想像？他不信佛，他沒接觸，你看三聖像他都不認識，就這樣他說了。說了以後，我說你說走了可能就走了。因為你用眼睛看她不還在這兒，還沒走，對別人沒法解釋，我也沒跟這孩子說怎麼回事。這不就是九月一號十

二點四十五分，要按照那個日期正好是半個月，真是一點不差。

完了咱看沒走，這不還在床上躺著，還說話嘮嗑，還能念佛。後來到晚上的時候小宋跟我說，她說劉姐妳身體弱，妳去躺一會休息休息，有事我叫妳，我在張姐這屋。我就上對面這屋我就躺一會，剛迷迷糊糊睡著小宋就喊我：劉姐劉姐快起來，我張姐發表演說了。我翻身起來我就過去，我說啥演說？我去之前她說的我不知道，我沒聽著，我進屋以後聽到她說的什麼話？她說這幾天你們念佛很辛苦，現在不用念了，你們可以回家休息了。那不有幾個老居士在念佛嗎？其中有一個居士就說，上業了上業了。我不知道啥叫上業了，我問小宋，我說他說上業了，啥叫上業了？小宋說就是業力現前了。實際業力現前是啥我也不懂，但是我脫口就說了一句不是。完了那個居士就說，必須得大聲念佛給它壓下去，意思就是說佛必須得戰勝魔，你大聲念佛把它壓下去。他們就大聲念佛，這時候張榮珍，他們聲音大，她聲音比他們還大，就說我讓你們不念了，你們怎麼還念？午時三刻西方三聖已經把我接走了，我已經到家了。我又一次目瞪口呆，這話咋從她嘴裡說出來了呢？她不知道，就小宋我倆知道。

就這樣，就這麼說了以後，我跟小宋互相用眼睛一對話，我說那樣吧，各位老居士，你們上對面那屋去休息，小聲念佛，小宋咱倆在這屋，看看榮珍她還有啥話說。完了這幾個老居士起身就要往外走的時候，這時候張榮珍就喊了三聲阿彌陀佛，這三聲阿彌陀佛喊的那個宏亮，沒有病的人都喊不出來。我一瞬間我就想，什麼叫獅子吼，讀經不有獅子吼嗎？這不就是獅子吼。三聲獅子吼阿彌陀佛，然後一翻身轉過牆去了，牆那邊還有個三聖像，小的，人就一邊摸索著三聖像，一邊口型就是念阿彌陀佛，你再說啥人不吱聲了。這不就是晚上的十點十五分，那就是一號的晚上十點十五分。後

來就小宋我倆在那，那一宿沒有事。

早晨五點鐘，我在她那個床頭小凳子坐著。就在這之間還有一個插曲，就九月一號下午二、三點鐘，她兒子大軍，說劉姨，剛才我上佛堂去拜佛。他家供兩尊佛，觀世音菩薩和彌勒佛，後來我才知道，是榮珍那時候做服裝生意供的這兩尊佛，他沒念過，也沒讀過經，也沒念過佛。完了她兒子說，劉姨我去佛堂拜佛，我就覺得有人拍我肩膀一下，我回頭一看沒有人，但是沒有人，一個聲音就像洪鐘一樣，一個男人的渾厚的聲音說了一句話。我說他說的什麼話？說「汝母尚有一頁未了」。完了他爸爸在跟前，就說了一句，那你媽還有一宿了。大軍就說，不是那個夜晚的夜，是一頁書、兩頁書這個頁。大軍一個、他爸一個、小宋一個、我一個，我們四個在廚房就研究這個頁是啥意思，沒研究出來。要是夜晚的夜，很明瞭，那就可能還有一宿，明天走。這個頁啥意思，大軍問我，劉姨這個頁啥意思？我說不知道。這個事就過去了。這不就是轉第二天五點，我在這床頭坐著，她一抬頭看著我笑了：劉姐，幾點了？我說五點了。完了說一夜過去了。我當時恍然大悟，實際這個夜和那個頁意思是相同的，人就是考考你們，咱們這些凡夫俗子一下就被考糊過來了，就這兩個頁（夜）就沒弄明白，這一下人一句話點透了，就是這個夜。那就是說，轉過來不就是二號了，就是二號這一天，你怎麼看她也是走，我就那種感覺。

就在這時候她丈夫過來了。因為平時這二十來天，她不讓她的丈夫和她兒子進來她這屋，要不說她那個親情怎麼放得那麼徹底。一般到最後戀親情，希望多見丈夫幾面，多看兒子幾眼，不讓，只要她丈夫和兒子往這屋進，她就這個手勢，意思就是出去，所以她丈夫、兒子就不上這屋。我擱那坐著，我倆一說話，她丈夫聽著我們說話聲了，扒門這麼一探頭，我就說榮珍，讓常慶進來跟妳說說

話。完了這回沒這個手勢了，點點頭。我說常慶，批准了，進來吧，常慶就進來了。進來她那雙人床，她不躺在中間位置嗎？常慶就一條腿單跪在床這兒，一條腿擱地下站著，就扒著問她，說榮珍，咱倆過了大半輩子了，妳最大的優點是不說謊話，我問問妳，妳昨天晚上說那話是真的假的？她說真的。常慶說妳說西方三聖把妳接走了，誰是西方三聖，我咋不認識？她就指著那西方三聖像，先介紹的大勢至菩薩，阿彌陀佛、觀世音菩薩，按這個順序介紹的，說話特別簡潔，一個廢字都沒有。完了常慶說，妳說西方三聖把妳接走了，我咋沒看著？她說你多愚鈍，說她丈夫愚鈍。她丈夫說，那行，就算西方三聖把妳接走了，我愚鈍沒看著，那妳現在不是在我家床上躺著跟我說話嗎，妳這是咋回事？她說我這是倒駕慈航回來表法。完了長慶就問我，劉姐她說啥航？我說她說的是倒駕慈航。他說啥叫倒駕慈航？我就簡單的跟他說說啥叫倒駕慈航。完了常慶就笑了，常慶說，就算妳啥航回來的，那妳還啥時候走？她說我隨時隨地可走。常慶就說，那妳現在再走給我看看。她說你真愚鈍，就說她丈夫愚鈍，你怎麼沒聽懂？就告訴，你該問的問了，我該回答的回答了，下面你啥也別問了，我不再回答了，人家臉翻過去又去念阿彌陀佛去了。這個時候就是九月二號的早晨五點到五點十五中間，他們夫妻倆就這段對話。在我看來太精彩了，你說她怎麼著，這玩意你說誰能編出來？我的感覺就是她肯定是今天中午那個時候走了，就是肉身也走了，她讓別的老居士都回家，就讓小宋我倆在那。

這時候是十二點剛過一點，我老伴去了，你說我老伴一進屋啥表情、啥動作？拿個小扇子呼嚕呼嚕搧，穿個小白布衫哆嚒布的，打扮得精精神神進來了，搧著小扇子，這手就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招呼我讓我回家。我心裡想，你咋這麼不通情達理，多關鍵的時刻，

你讓我回去幹啥？我一尋思不回去不行，我怕他擱那鬧上。我趕快上那屋拿衣服，常慶說劉姐妳要走了？我說走，你姐夫來叫我，讓我回家。完了常慶後來告訴我，他說劉姐妳一拿衣服，我那心都提溜到這兒，我心想，唉喲我的媽呀，劉姐妳咋這時候走？我說沒辦法，我不走不行，我就走了。我老伴把我送到八十二路車上，車門一關，他沒上車，擱車下bye bye，跟我bye bye了，完了你說車開了把我拉回去了，他bye bye了。我回去我就挺生氣，當時我姐就看著我生氣，我姐說小雲，是不是小華把妳弄回來了？我說是。我姐說別生氣了，可能就這個緣分。

為了轉移我注意力，我姐把電視打開了，說小雲，咱倆一起看電視連續劇。我們倆就擱那床上靠著床頭，前面對著電視。眼睛盯著屏幕，演的啥我啥也不知道。盯了一會我就下去，眼鏡、原稿紙、筆，三樣東西拿了就放我身邊，就擱這放著，完了這眼睛又盯著電視屏幕，還是啥也沒看著。我姐一看，說小雲妳要寫啥？我說不知道。她說妳拿這三樣東西不是要寫東西嗎？我說不知道。完了不知道就看，看看看，拿過來開始寫。我告訴你是什麼感覺？不是我想的，我要寫什麼，是我記錄的。可順了，一會兩頁原稿紙，密密麻麻的小字記滿了，第一句話，開頭的第一句話就是「榮珍，恭喜妳回家了」。寫完了以後我還想，人家人還沒往生，我咋恭喜人回家了？心裡這麼想，我姐說，小雲妳和我念念妳寫的啥？我就給我姐念念。我說姐，這兩篇啥意思？我姐說我也不知啥意思，這好像用咱老百姓的話說，就像一篇追悼詞似的。問我，那妳寫這個幹啥？我說我也不知道。這不就這兩篇寫完了。

剛寫完撂下，小宋來電話了，告訴我：劉姐，張姐往生了。我說啥時候？就是那個時間，往生了。就在她走的時候我就回來了，

後來人家有人明白告訴我，妳回來就是完成這個任務，就是讓妳寫這個東西。妳要在她家，在那個場合，妳沒有工夫來寫。我說寫這個幹啥？結果第二天去做了一個簡單的佛事，小宋懂，她領著做，我就把這個寫的東西跟大家宣讀一遍。宣讀的時候我啥也看不著，我不知道，讀完了以後大軍告訴我，他說劉姨，剛才妳讀妳寫的那兩篇東西的時候，那仨人又高大了。他說中間那個人有一個那號，他告訴我，他說有一個那號，他比劃，比劃得不是那麼太準確的，他說那個號就從他胸前往外飛，有大的、有小的、有中的，滿屋都是。他說最大那個（咱們知道那卍字），把整個天棚都覆蓋了，他說大大小小中個的滿屋飛，就那個東西，他告訴我。當時我們做佛事不都排個隊站在那兒，他說就那個東西，給你們屋裡這些人每人都發一個，說每個人都發著一個。我是啥也沒看著，這孩子就這麼說的，我相信這孩子說的不是他編的，因為他確實是不懂，他編不出來。這個事就過去了。

到晚上小宋說，劉姐妳先找個地方休息休息。這不再過一宿就要出了，三天就應該出了。後來小宋三點鐘找我，說劉姐妳快點來，有人鬧騰。我說鬧騰啥呀？說妳快去吧。我就去了，去了以後，一切都消停了，誰也不鬧騰了。完了小宋說：劉姐，人家有人說了，說咱倆把張榮珍送地獄去了。我說沒有，我可坦然了，說得可乾脆了，沒有。我說怎麼送地獄去了？她說她那臉變得灰淘淘。我說看看，一看確實是灰淘淘。我沒經歷過，我不知咋回事，我說灰臉白臉不也是她的臉嗎？我就這麼解釋的，這麼說的，我說啥事沒有。第二天早晨這不就開始給她開光，就開光的時候是電閃雷鳴，就是那個閃和那個雷你感覺就是立著來的，立著打的，天上沒有一點亮堂縫，真是烏雲密布，可黑可黑了，那個雨下得就沒有個點數，就那麼大大雨。當時我就想，這麼大雨一會咋抬，靈車來了你必須

得抬，這咋抬？

完了就給她開光，開光的時那些老居士們都跑那屋去了。我不知道咋回事，因為我看她的臉就是發灰，沒有別的說可怕、恐怖，沒有那種感覺。我就一直擱門口站著，她那個親屬要去看，我說先不忙，等開完光以後讓你們進去看，現在開光都擠進去影響，完了就這樣。開完光了，靈車也來了，雨過天晴，那個天藍得就像擦過的透明玻璃一樣，那個雲彩都是一朵一朵一朵的，還有淡淡的彩虹，一個雨點沒有了，外面可清新可清新了。這不靈車來了嗎？就停在那個道上。它那家屬區都是樓房區，那個晾台上、窗戶上都是人頭，道路兩旁都站滿了人，都來看熱鬧，不知道誰安排的，小宋我倆誰也沒安排。他們先下樓，她家是七樓，我和小宋怕落東西，最後下樓，等我們要下樓之前，從樓上往下一看，我說小宋妳快來看，太壯觀了！當時就是大軍舉著他媽媽的遺像站在這塊，三如來像在前面，還有西方接引那個幡，這是頭，這面這兩排就是咱們的居士，大約是三十多人，兩排居士每人懷抱一束鮮花。阿彌陀佛那個佛號聲我覺得是在空中旋著，這麼繞的，不是說從平地，從人們嘴裡發出來，就那種聲音，太整齊了。所以那些人都說，沒看見過誰家出殯咋這麼好。

再說下一個奇跡，這不靈車來了以後就佔這有一條道，靈車就停在這兒，這面有一個食雜店，養一個長毛狗，靈車往那一停，這長毛狗就過來，倆後腿站著，倆前爪就拜這個靈車，咱也沒見過。後來牠家主人就問常慶，說你家咋回事，我家這狗為啥拜這個靈車？常慶說，我都忙懵了，我哪知道！牠那主人拎著長毛就把牠拎回去了，拎回去一撒手又回來，還接著拜，一直到靈車都開走了，這小狗還站這拜。你說這個問題怎麼解釋，牠為什麼要拜這個靈車？不知道。

這不是說小臉灰淘淘嗎？小臉灰淘淘，這些老居士們好像拘著我的面子，當我面沒說啥，背後嘀咕確實是說是不是送地獄去了，怎麼能這個臉？我沒看過別人送往生啥臉，所以我也沒有害怕，我就認為這正常的。到那以後這不就要火化了嗎？那些老居士互相就嘀咕，意思就是小宋我倆，你看忙了二、三天，這把人送哪去了。小宋就有點好像不是那麼太自在，問我，劉姐咋整？我說咋整不咋整，送極樂世界去了，這還用說嗎？你說誰告訴我的？我就這麼說的，送極樂世界去了，這還用說嗎？

等把那個長方形的骨灰盤端出來的時候，大軍跟他宋姨和我說，我媽昨天晚上給我託夢，說有十七顆舍利子，讓今天撿出來。我沒看見過真舍利子，我只看過那個圖，看過照片。我說那咱端亮堂地方去看，就端窗台那，不亮堂嗎？你說也怪，這孩子他也沒見過什麼舍利子，他怎麼一撿一個準？他不是這麼扒著挑，一撿一個準。啥準備沒有，沒地方放，撿一個就放我手心，我就舉著手，撿一個放我手心，撿一個放我手心。是那個乳白色的，形狀不同，有一個就像糖葫蘆似的，串著三個圓圓的，還有帶棱角的，還有溜圓溜圓的。撿到第十七顆的時候，大軍說劉姨，十七顆夠了，但是那裡還有兩顆，咱不能貪，我媽告訴十七顆，咱就撿十七顆，那兩顆別撿了。我說既然有那就撿出來吧！完了就有一個骨頭就是這樣扣著的，他說劉姨，這個骨頭的下面鑲嵌著一顆。我當時心裡想你透視眼啊，從這上面怎麼能看到底下鑲嵌著一顆？這麼一翻過來，真鑲嵌了一顆，一摳摳出來了。一共撿了十九顆舍利子。撿了十九顆舍利子，大軍就問我：劉姨，為啥多兩顆？我說我不知道。咱不能說謊話，不知道就不知道唄。完了他說都收著？我說都收著。沒地方裝，就一直擱我手心，顛顛顛上這也端著，上那也端著，後來我想不行，正好我兜裡揣著一個裝餐巾紙那個小塑料袋，我就把它裝到

那裡，就我裡面穿這個衣服，就擱我兜裡了，完了就去忙乎別的事。

等往回走的時候，就是坐車上素餐店，到了素餐店一下車，大軍就跟我說：劉姨，我知道那兩顆為什麼多出來了。我說誰告訴你的？他說我媽。我說你媽咋告訴你的？他說剛才回來我坐在大客車上，我媽在天空跟我示了一個相。我說是什麼樣的相？他說是一個金身相，特別高大、特別雄偉，一個金身相。她還坐著一個獅子，他告訴我他媽坐著一個獅子，他說我媽告訴我，她是文殊菩薩，說她是文殊菩薩。我也沒看著。這孩子就在吃飯的時候跟各個桌的人都把這個事說了，你說咱們不能制止孩子是不是，他是一種發自內心的，他就把這個事說了。他說我媽說了，這多餘的兩顆讓適當的時機送到五台山去供奉，那是她的道場。你看這不就告訴你答案了嗎？我說那啥時候送、誰去送？我說再等你媽消息，你媽告訴誰去送誰就去送，告訴啥時候咱就啥時候。

吃完飯回到她家，她親戚朋友不還有在她家的嗎？我就想起這舍利子了，我說你們是不是也沒看見過舍利子，我拿出來大家看看，我就掏出來，又倒到我手心。它咋變了？都變成翠綠色透明的，就不是那乳白色的了，我不知道它咋回事。後來我上五台山，圓照寺的那個大法師告訴我，他說舍利子是一種靈體，它不是物質，它的大小、多少隨時都在變化，顏色都在變化，它都可以消失，它是靈體，不是物質，這是圓照寺的大法師告訴我的，我才明白這個道理，原來我不知道。後來事實證明，這個舍利子確實是，你每天看它都在變。大約是一個月前我上常慶那，常慶非得要把這個舍利子給我一顆，給小宋一顆，當時就擱個小盒裝上了，說劉姐這顆給妳，說小宋這顆給妳。我說你給我就要，我就拿回去放在我家佛堂，後來佛友去的時候我想起這事，我就說我有一顆舍利子，你們見過

沒，我說拿出來你們看看，我就拿出來給他們看。因為舍利子很小很小的，那個佛友一看說，劉姐妳發沒發現，妳這個舍利子那不是人臉嗎？我說我不知道。我戴上我的老花鏡，我又拿我老伴那個放大鏡，我這麼一照，得找個方位，一照確實是臉，那個眼睛就是不一般大，一個大眼睛，一個小眼睛，鼻子、嘴，看得可清楚了，就是一個人臉。他們問我咋回事，我說我不知道。我給常慶打電話，我說常慶，你給我那舍利子怎麼是人臉？常慶說我不知道。我說你看看你家那些顆是什麼臉？常慶說，怎麼到妳家它就變成人臉了？我說那我不知道。現在還擱我家佛堂，就這舍利子。這段插曲就過去了。

發送完了回來，第五天，我老伴一個、我一個、我姐一個，我們三個吃早飯。我不知道為什麼那麼著急，把飯菜盛上來以後，我一口菜沒吃，我那一碗飯三口兩口我就扒拉進去了。我姐瞅我，說小雲妳有事，妳咋那麼著急？我說不知道，啥都不知道。吃完了這碗飯，我扭頭就往佛堂走，走到佛堂門口，回頭跟我姐說妳也快吃。我姐說還有我事？我說不知道，啥都不知道。我姐也聽話，把她這碗飯吃了，我不知道啥事，我姐也不知道她啥事，就等著。大約是沒過五分鐘，我就跟我姐說，我說妳記。又是那種感覺，是通過我嘴說出來，我姐記錄的，不是我想出來的。那段話是什麼？我帶來了，現在我背不出來它原文，我就為了給你們，給小子看看這個，我不會往外傳的。

這段話是什麼意思？就是說我往生的事情是真實的，佛菩薩不打妄語，為了定住你們的心，我如何如何。完了說我二十天，因為我從認識到送她往生，你看我就是八月六號第一面見她，到九月一號送她往生，那也就二十多天，而且我陪她念佛也就不過十來天的時間，她不就走了嗎？這時候她說，我二十天的時間表了四個法，

第一個法是病苦之法，她告訴我們，說我以菩薩之身，有病無痛。這我們才明白了，答案給你了，為什麼四年肝癌沒疼過，沒吃過藥，人告訴以菩薩之身，有病無痛，這是第一個法。第二個法是死別之法，說生離死別是人世間最最痛苦的事情，那種親人去世痛徹肺腑的痛，無法用語言來表達，但是任何人都不可改變。這事確實咱改變不了，是不是？第三個法是無常之法，告訴說世間的一切都是無常的，只有佛法是真實不虛的，這是第三個法。第四個法是惡相法。這不小灰臉嗎？這才告訴我這是惡相法。後來我才知道，每個人看這個臉不一樣，有的人看的是害怕的臉，我看的就很富態的那個臉，就是有點灰，原來我不知道看的不一樣。

她說我表惡相法目的有兩個，第一、不讓你們照相、錄像，不要著那個相。她生前是告訴過小宋我們倆，就是不要給她照相，不要給她錄像。這回我變個小灰臉你沒法，你想照也沒法照，想錄也沒法錄，這是第一個目的。第二個目的，她說對在場的有形眾生、無形眾生是一次檢驗，誰是真修行，誰是假修行，一見這個臉一目了然。她說不同的人見到的是不同的臉，就包括氣味在內，不同的人聞到的是不同的氣味，有的人說聞著有臭味。常慶說劉姐，有味了吧？我說我沒聞著什麼怪味。我聞著是一種什麼味？形容不出來，就是那種淡淡的花香味，是什麼花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那種清香味，非常淡雅，就那種味。她妹妹看的是什麼臉？就後來我們住一起嘮嗑的時候，我才知道看的是不一樣的臉。常慶（她丈夫）看她是什麼臉？他說劉姐，小宋說姐夫，你最後看我張姐一眼，他說我這一眼撩過去，哎喲我的媽呀，可嚇死我了！我說咋的？他說是血盆大口、青面獠牙。我說沒有，我看她不就是佛堂供她那遺像嗎？五十歲那年照的，可富態了。那是一個美人，也挺愛穿著打扮的，不像我這麼土氣。我說我看的怎麼是那個相？他說我看的可不是，

我可再不敢看了。完了她妹妹看，她老妹妹說，我看我姐是菩薩臉。你看就我們仨就看了三張臉。所以這個事就經過驗證了，確實給你表的是一個法，為什麼把小臉變灰了。

原來常慶跟我說，他說劉姐，這沒啥奇怪的，他說因為（他是搞中醫的，他懂醫），他說因為她畢竟是肝癌，肚子那麼大的包。他笑了，他說妳們幾個穿衣服，我看一會扶著坐起來，一會摺下，一會扶著坐起來，再摺下，不知道扶了幾把、摺了幾把。我們仨給穿衣服，我沒面對過死人，我第一次，小宋說劉姐，和那老宋居士，咱們三個給她穿衣服。我說行，我說我沒穿過，妳告訴我幹啥我幹啥。就我們仨給她擦身、穿衣服。因為她是軟的，小宋說劉姐，妳把我張姐扶坐起來。我就一下把她扶坐起來，我就後面扶著她，她們倆人一家一個袖給她穿。她是買的宜而爽的那個線衣，那不是套頭的嗎？買回來的時候常慶說，這衣服到時候梆梆硬咋穿？完了我說了一句，我說只要她喜歡，一定能穿上。結果人家很痛快，一下就穿進去了。應該是，有經驗的是把剩下的衣服套在一起一次性穿，我們三個太有耐心了，一件一件穿，褲子一個一個穿，穿了整板正了放躺下，再扶起來再穿那個，衣服、褲子就這麼，你說是不是得折騰四、五次？完了她丈夫說，這一個肝癌患者，妳這麼一扶一放、一扶一放，她那個淤氣可能往上返了，所以她的臉就變灰了。我當時就尋思可能是這樣，但是人家後來告訴答案，因為她表法就給你表的這個臉，就完了。

後來告訴，說適當的時機把那兩顆舍利子送到五台山，什麼時候送、都誰去送，我會通知你們的。我們就等通知。最後一句話我沒理解啥意思，最後一句話就是另起一行，「妳和小宋」，後面……六個刪節號，不知啥意思。小宋問我，劉姐這話沒說完，妳沒記下來？我說沒有，人家就是這麼說的，……，刪節號，我說這是原

樣，咱不能給人篡改。完了最後連落款都給你落了，這個點點點完了以後隔了二、三行，就落款那個位置，「文殊菩薩示」，就是這個指示的示。記完了，我姐瞅我、我瞅她，我倆真是無話可說，說啥都是多餘的。

所以我今年的九月一號，不是她往生三週年嗎？我寫了一個「張榮珍往生紀實」，我就把這個經過如實的記錄下來。我是什麼意思？我不是現在想宣傳這個東西，我是想趁我有生之年，我把我經歷這一段記錄下來，等我往生了以後，說不定啥時候這個東西會有用的，因為它是我親身經歷，是真實的，所以也可能能度人。我這次原來我不想拿來，後來我拿來一份，我尋思給小子看看，幫我參謀參謀啥意思，就這個。像這樣的事情，如果我不親身經歷，我不敢這麼說。我在說這個事之前有個什麼想法？假如說有老法師坐在我身邊，我毫無顧忌的，我如實的說。如果像東天目山齊居士說的那些，如果不是老法師坐在她身邊，肯定有人會說她是神通。我說我自己，我了解我自己，我既沒神也沒通，我就是親身經歷事，我如實告訴大家，告訴一切有緣眾生。我不知道我今天做的是對還是錯，如果有一天老法師看了這張光碟，說劉素雲純屬胡說八道，你們就這耳聽那耳冒，就當我啥都沒說；如果老法師說她說的是真話，信不信由你們，那我就管不著了。今天的大實話就到此為止。